

■ 阅读提示

今年,就业成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之一。与此同时,一种新型的人力资源分配形式越发凸显,这就是零工经济。

不管是时下流行的“斜杠青年”(指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的人群,例如,张三,记者/演员/摄影师,“斜杠”便成了他们的代名词),还是疫情期间盒马鲜生联合西贝、云海肴等餐饮企业开展“共享员工”合作,零工经济正以各种形式不断出现。

这些从业者,有的是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卖“骑士”、网约车司机,有的是淘宝“店小二”、电商主播……越来越多的人,正加入这支可以多元化选择工作、随意支配碎片时间的就业队伍。



零工经济凸显,就业可以“多选”

□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

1 零工职业越来越多

12时30分左右,按下滴滴车主手机App接单键,开上七八个小时的网约车——这是从今年4月初开始,石家庄某驾校教练何建辉(化名)每天的固定安排。

受疫情影响,何建辉供职的驾校一直没有恢复正常上班,“服务大厅平时6个人,如今只有2个人上班。”偶有学员练车,驾校一般会安排住在附近的教练授课,于是赋闲在家的何建辉选择成为滴滴大军的一员。

上午在家休息,下午开滴滴,何建辉在驾校教练岗位之外,拥有了一份零工——借助滴滴平台,以自身技能和私家车为工具提供服务。

随着疫情的发生,很多行业受到严重影响,餐饮业受限,影视业受损,培训业萎

缩……如何就业成为不少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,越来越多的人像何建辉一样加入了打零工的队伍。

据报道,在有着中国好莱坞之称的浙江横店,新注册外卖骑手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,其中超七成来自群演行业;疫情期间,盒马鲜生联合西贝、云海肴等餐饮企业开展“共享员工”合作……

零工经济,这个听起来有些陌生的概念,在疫情的催化下,正迅速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。

而且,随着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序和在线平台增多,人们比以往更容易与那些愿意雇用他们的客户联系。比如,执行各种类型的在线任务——修图、写网文、拍照片、叫车服务、自由写作、自由翻译、视频直播网红等。

“零工经济是个全新的老行当。”河北大学就业服务办公室主任张亚靖解释,简单地讲,零工经济主要是指劳动者以打零工形式,把自己的闲暇时间以弹性、灵活的方式转化为经济收入。说其老,是因为与之相关的兼职、散工、短期用工等工作形式早已有之。

中国的零工经济由来已久。上世纪80年代,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迅速,懂技术、会生产的专业人员一时紧俏。于是,乡镇政府和企业组织退休返聘的一些技术人员和工程师,在周末向这些地区企业提供帮助,实现技术和人力资源的按需配置。

张亚靖表示,论其新,是指此轮零工经济的构成要素,特别是推动因素发生了巨大变化。由于产业链的延伸、分化催生了

个性化、定制型的生产需要,企业对零工工作者的需求在增加。同时,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,可以更快匹配供需双方,大大提升了劳动者“单兵作战”的能力,释放了个人的潜力。

去年双十一之前,通过网上报名并经过一轮考试后,赋闲在家的石家庄市民张青(化名)顺利成为天猫超市的一名“店小二”,她每天的工作是进入天猫超市客服后台,在线处理客户的各种售后问题。身为“店小二”,张青能够根据自己的生活安排,提前一天上报第二天的工作时间,最后平台根据工作时间、客户评分等综合评价支付其工资。

淘宝“店小二”、直播带货网红……网络不断催生更多新的零工职业,零工经济的覆盖面越来越广。

夜幕降临,一位外卖小哥穿梭在省会街头。如今,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打零工的队伍,外卖行业成为零工就业的新选择。

河北日报记者 赵杰摄

■ 记者观察

有能力就有机会

受信息平台发展、工作观念改变、消费类型多样化等因素推动,零工经济近年来快速发展。零工经济的兴起,意味着人们希望能以一种更加自由化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,激发自身的创造力。

对于从业者而言,这种多元化就业,本质上表现出的是一种技能经济,甚至对技能的强调会比传统就业更加突出。

“现在没了单位的内部培训,我最怕的是对新软件、新规范不清楚。”变身自由职业者,郑秀媛对自己的专业技能平添了新担忧。她介绍,原来在单位,每次行业新规范一出,单位都会组织集体学习,反复理解新规范中某些新变化的要点。为此,郑秀媛表示,自己会随时关注新规范、新技术的变化,并准备报网课提升技能,以防止与市场脱节。

郑秀媛的例子说明,零工经济绝不是随随便便打零工,而是一种个人技能、知识的劳动交换。

有专家分析,零工经济从出现到火热的背后,是知识经济和服务产业的发展。知识经济是当前的经济形态特征之一,知识在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,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。知识作为一种软要素,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更少地依赖组织协作,而是通过个人更加自由的形式独立嵌入到社会生产活动中。

对此,人们用“U盘化生存”做了非常形象的比喻,它意味着劳动者自带一套成熟的工作模式,自带大量的知识与信息,随时可以插入工作接口,为不同的平台、雇主工作。

因而对从业者来说,打磨自己的技能,建立终身学习的习惯,是打造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关键,也是最终实现将生活和工作状态切换到满意模式的根本所在。

有统计显示,在美国和欧洲有超过1.62亿的灵活用工群体和自由职业者,在中国,有20%到35%的适龄工作人群通过灵活用工谋生,这涉及多个年龄段各个行业。

零工经济的加速发展,一方面可以为企业降低用人成本,为人才创造更多的竞争机会。因其灵活性、便捷性特点,也有利于提升灵活就业活跃度。另一方面,灵活用工还能解决一部分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,为他们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。

有学者指出,传统的职业是为满足工业时代的需求而设计的,而知识工作则更适合项目制。这包括在一家公司内部抽调不同部门员工组成项目团队,也包括从外部引入更多短期专业人才。如此不仅可以节约用人成本,也能够在大竞争环境中找到合适的人才,帮助企业跟上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。

个人就业多元化和行业发展新需求相结合,都在促进零工经济的发展。

文/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

2 重塑从业者的工作生活

作为共享经济的一种重要组成形式,零工经济是人力资源的一种新型分配形式,它在改变劳动者工作状态的同时,也重塑着很多人的生活状态。

虽然每天依旧在画图纸,但自从今年3月底递交辞职信、办完离职手续,某建研院原建筑设计师郑秀媛(化名)的身份已变成一名自由职业者,“疫情期间被动尝试在家办公,我发现在家工作竟然很适合我,没人打扰,工作效率还高。”

在家办公的成功体验,坚定了郑秀媛转型的信心,而“自由弹性”是她做出这个选择的关键所在。

“现在我有早上4点多就起来画图,不仅能给孩子做早饭,还能送孩子上学。”

郑秀媛的儿子今年10岁,正是学习成长的关键期。她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十多年,加班已成常态,但随着孩子逐渐长大,她愈发感觉工作和家庭难以平衡,“我平常都是晚上九点多下班,一加班就得11点多,到家孩子都睡了,想给孩子检查下作业都不行。”

去年,郑秀媛向领导申请在家加班,“其实我已经很努力了,过节休息到哪儿都拿着笔记本画图。”即便能按时交图,但在不少人的印象中,还是把“人不在”和“工作量少”联系在一起,郑秀媛在单位的晋升也因此受到限制。

辞职前,郑秀媛想着如果暂时接不到活儿就先看书,为一直没考下来的注册工

程师考试做准备。但没想到的是,各种“私活儿”纷至沓来,甚至比原来更忙了,“临出图时凌晨1点多睡,4点多就起来接着画。”虽然碎片化的工作时间加起来反而比在原单位工作时间更长,但郑秀媛很满意现在的状态,“白天干不完的等晚上孩子睡了接着干,起码时间由我自己说了算。”

自由弹性,不仅使劳动者挣脱传统上班模式的桎梏,也是用工企业降低成本、提升竞争力的选择。

石家庄尔航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,该公司有一个客户主营整活羊加工业务,客户的公司在内蒙古,整活羊运到石家庄后要进行分割销售,需要肉类分割的熟练工。

3 也有顾虑与困扰

美国相关智库报告显示,几乎1/4的美国成年人在零工经济中赚钱,零工工人占劳动力的34%,到2020年接近43%。日本厚生劳动省官方数据显示,日本临时工数量超过全体劳动者的三分之一。

零工经济俨然正成为全球新趋势。受疫情影响,我国经济面临严峻就业压力的当下,对企业和求职者都有好处的零工经济,被寄予厚望。不过,零工经济的发展还面临诸多挑战。

辞职以后,郑秀媛与母亲之间便多了一个欲言又止的话题,虽然母亲知道郑秀媛一直在家干活,但观念里还是认为这样是没有正经工作的,“一直都好好的,为何现在要因为孩子辞了工作,变成没工作的人?”对此,她的母亲表示无法理解。

打零工等同没工作,这样的观念也同样困扰着何建辉。即便这段时间,开网约车

也不会对生活产生太大影响,可现在自己的收入就靠私活,每每想起一番辛苦可能“颗粒无收”,便不免担忧。

张亚靖表示,目前,由于配套法律尚不完善,对零工从业者法律保障仍有欠缺,社保参保率低,劳动和知识产权纠纷处置的法律依据不全,是发展零工经济的一大制约。

2020年两会期间,全国政协委员、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部长王锋提交的《关于改善灵活就业青年社会保障状况的提案》显示,2018年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4.1亿人,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的仅8000余万人;医疗保险中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仅4042万人。

此外,这份提案中还提到,传统的直营快递公司为了节约成本、减轻负担而不缴纳社会保险成为潜规则,外卖平台更是很少为骑手参保。整体来看,物流快递中缺乏社会保障的青年员工占21.1%,外卖快递中占47.8%。

除参保率低之外,相关制度的调整和完善同样值得关注。石家庄尔航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,现在国家允许有兼职,兼职按规定也要签订劳动合同、上社保,但同时规定一个人只能在一个公司上社保,如果一个会计在两个公司上班,在A公司交了社保,去B公司上班,可能要面临的问题是,B公司怎么发工资?个税填哪个公司?B公司要参评相关资质的话,也需要有会计,但按规定职工必须要有半年的社保记录,那B公司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怎么办?

相比专家们对宏观制度的思考,劳动

者的焦虑则更为具体。张女士是衡水一所小学的美术老师,平时张女士利用业余时间

在艺术培训机构兼职讲课。她告诉记者:“因为怕学校知道,一直不敢与机构签订合同,这导致在兼职中很吃亏。”此外,也有专家表示,随着各种外卖、网约车等零工经济平台的出现,个人从依赖组织变成依赖平台的不断派单。平台最终是需要提升效率的,而较少考虑到个人的种种情况,这会使个人的利益受损、疲于奔命。

何建辉介绍,网约车的派单质量与司机的活跃度密切相关,“虽然平台说让你多休息,但实际上是鼓励跑车时间越长越好。”作为奖励,平台对活跃度高的司机会以派发“大单”作为奖励。

他解释,十几、二十公里的活儿就算是单,更能跑出利润,相比之下,起步价这样的小单利润少得可怜,“平台抽走20%后剩下多少,而且每单还要再抽5角的派单费”。这样的奖励机制,对于跑车时间短的司机不利,“平台这样做也没错,毕竟它更多的是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,路上跑的车越多对平台越有利,不会真正去考虑每个人收入多少。”

虽然对这样的激励政策,何建辉表示理解,但对于发展零工经济,让更多的人把碎片化时间贡献在像网约车这样的零工经济平台上,如何平衡平台和零工劳动者的利益,便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。

有关专家表示,推动零工经济是促进灵活就业的一种方式,企业和个人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转变观念,不断创新,找到更好的发展路径,同时,也需要相关部门及时出台松驰有度、行之有效的保障制度,促进零工经济实现良性发展。



数字经济也在不断催生新的零工职业。5月2日沧州明珠国际商贸城商户,通过直播平台向网友介绍新款服饰。
河北日报记者 张昊摄